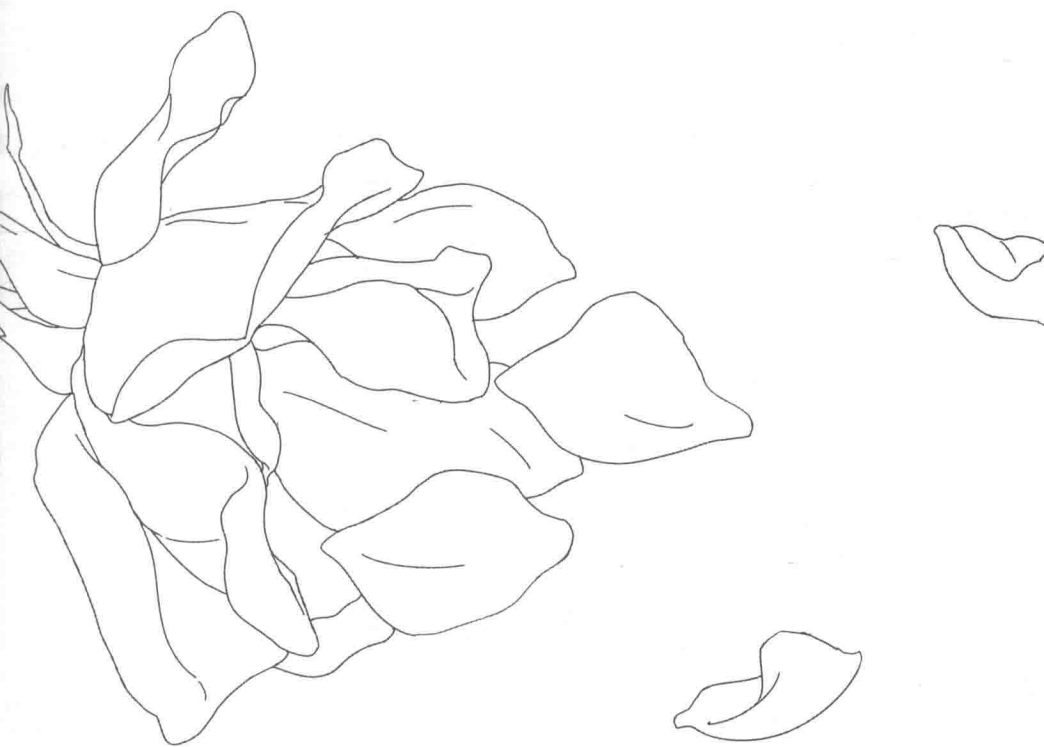


爱情疗愈小说
拯救痴心不悔却一再被虐的你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放弃尊严



你在云端
· 疏星 著
好自为之



你在云端好自为之

疏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在云端好自为之 / 疏星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404-7648-9

I. ①你… II. ①疏…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2964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都市情感

NI ZAI YUNDUAN HAOZIWEIZHI


你在云端好自为之

作者: 疏星
出版人: 刘清华
出品人: 郭敬明
项目总监: 痕痕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与其 刘霁
特约策划: 卡卡 冯旭梅
特约编辑: 非非 冯旭梅
营销编辑: 杨帆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zui@zuifactor.com)
设计师: 曹欣
内封插画: Mochy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81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648-9
定 价: 32.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 010-59320018



楔 子 / 001

第一卷 / 痴人浪子

Chapter 01 / 007

Chapter 02 / 031

Chapter 03 / 045

Chapter 04 / 059

Chapter 05 / 073

第二卷 / 云端之上

Chapter 06 / 083

Chapter 07 / 089

Chapter 08 / 095

Chapter 09 / 117

Chapter 10 / 125

Chapter 11 / 139



第三卷 / 梦的告别

Chapter 12 / 149

Chapter 13 / 159

Chapter 14 / 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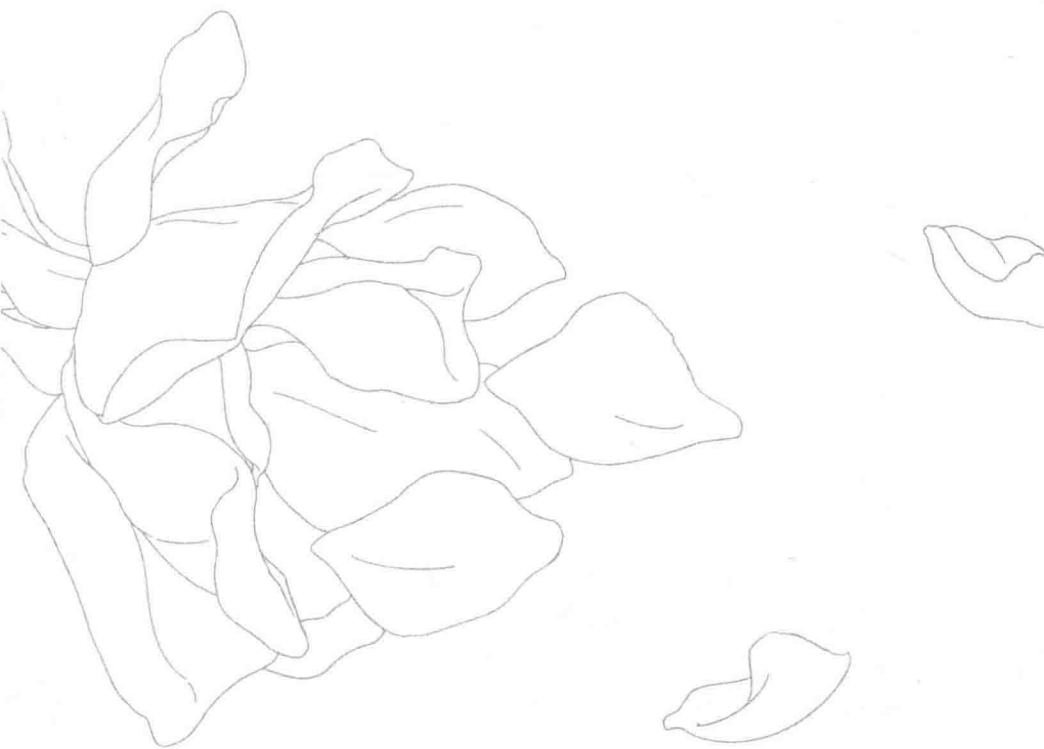
Chapter 15 / 189

Chapter 16 / 209

终 章 / 221

后 记 / 228

楔子



我的一位小说家朋友告诉我，只有那些最不知道如何处理故事结局的作者，才会把一切归于一个梦境。何况这还是一个故事的开头。

那几年我经常做一个噩梦，可以说，那个噩梦比我那段迷茫的人生本身还要可怖。当然，我知道用一个梦来当作故事的开头，是件很老套的事。我的一位小说家朋友告诉我，只有那些最不知道如何处理故事结局的作者，才会把一切归于一个梦境。何况这还是一个故事的开头。

第一次做那个梦，是在好几年前，我和王子天去一个临水的小城市看望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住在大学校园里一所很老的房子里，房子的年纪估计比校园里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还要大。

进到楼道里，四周黑漆漆的，楼上有什么东西掉下来，砸在楼道外的地面上。突然的巨响让我失声叫了出来。王子天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意思是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咳嗽了一声，感应灯才亮起。我下意识地攥住他的手。

我们被安排在客厅旁边一间很小的屋子里。那间屋子之前没人居住，因为我们过来，朋友特地打扫了出来。刚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异样感觉。后来王子天告诉我，我之所以敏感，也许是因为那间屋子没有窗户。

躺到床上以后，我开始进入那个梦。

梦里，我和王子天来到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城堡矗立在我们前面。可梦里的预设告诉我，就算城堡在前头，我们也不是什么王子公主。那个站在城门口的妖精，决定我们能不能通过这道城门。

在这个梦的开头，我们两个人就在逃难。

王子天很轻松地就通过了绿色妖精的盘问。梦里的他说着一口流利的妖族语言。而我像个二百五一样站在那儿，瞪着绿色妖精赤红色的眼睛，恍惚间，要背的话，一个字都背不出来。背不出妖精语言的我，很快就要被认出是伪装出逃的人类。

梦里的我非常、非常着急，像高中数学考试结束的铃声已经响起，我最后的三道大题都不会写一样着急。

很遗憾，我过不了那个门槛。绿色妖精瞪着赤红色的眼睛说，我要永远留在城门之外的地方。

我在那个城门之外的世界，打开了无数扇门，去了无数个房间，就是永永远远都走不出那个地方。城门在千里之外，答不出通关语言的我，只能被锁在城门之外。

过了好久，我走进一个房间，问了一个坐在我对面的女人，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房间？永远没个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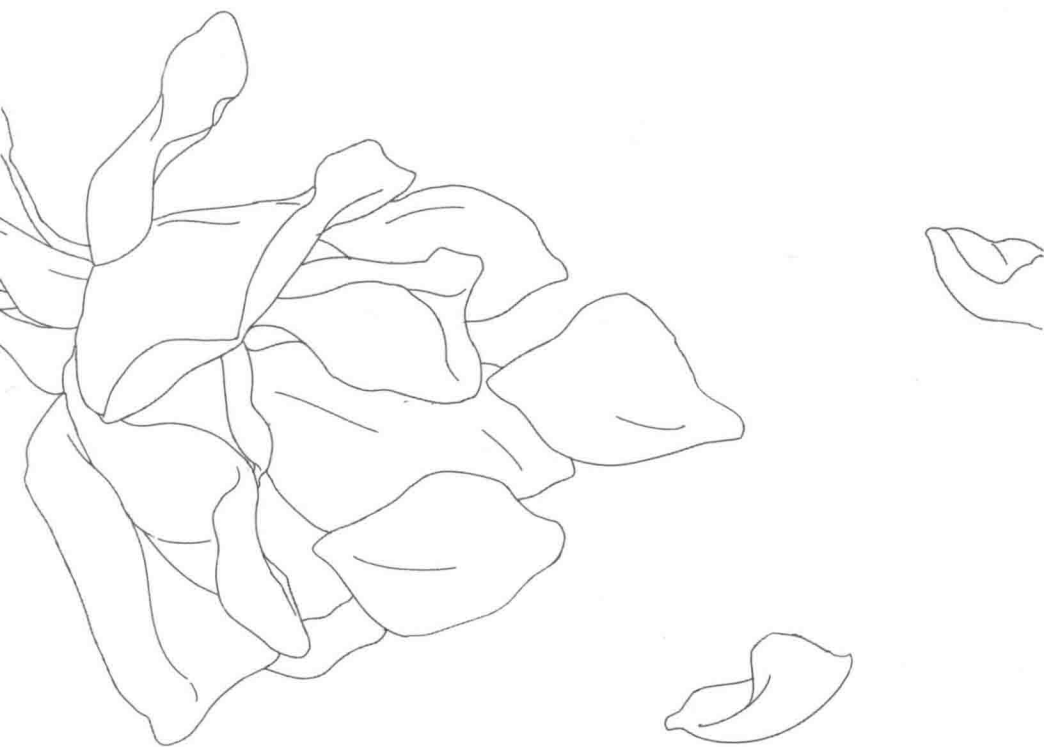
女人神秘地望着我，笑了笑，说，这也不是多糟糕的地方，只不过是每个人死后都要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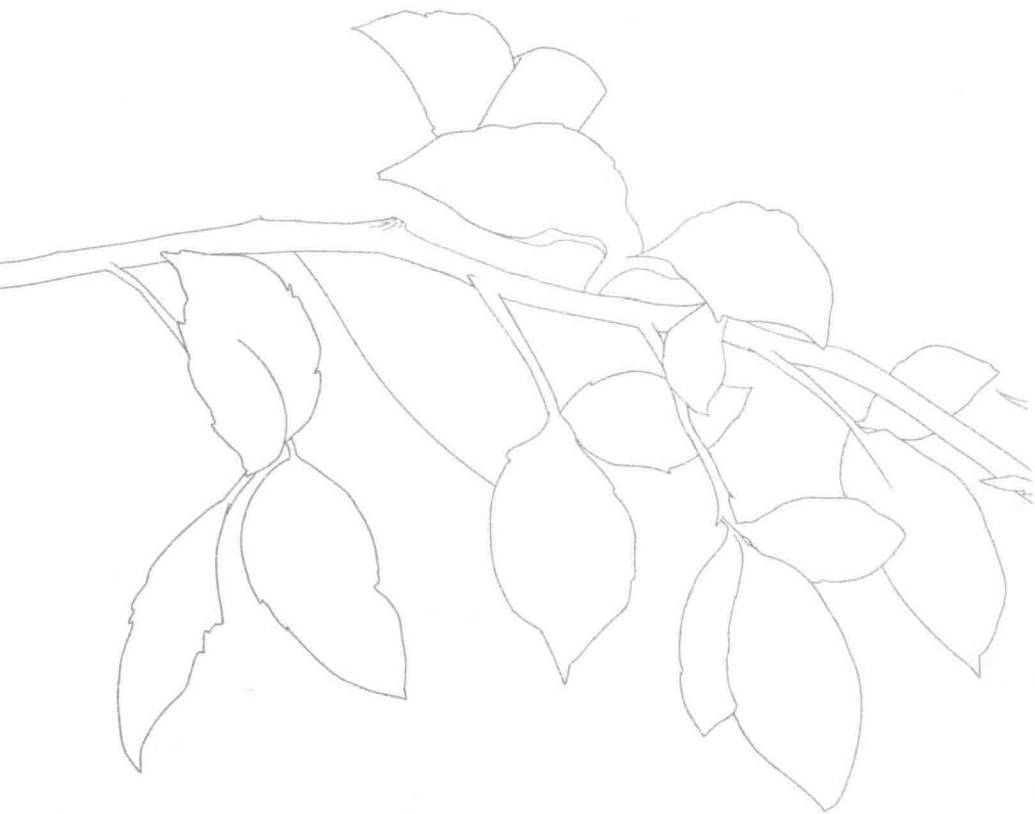
梦里的我这才明白，不会说妖精语言的我，被永远留在了地狱。

那段时间，我经常做那个关于妖精和城堡的梦。到了第十次，第二十次，我还是没办法通过妖精的盘问。我的舌头在那个关口打了结，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在梦里想要张口，却像是被堵住了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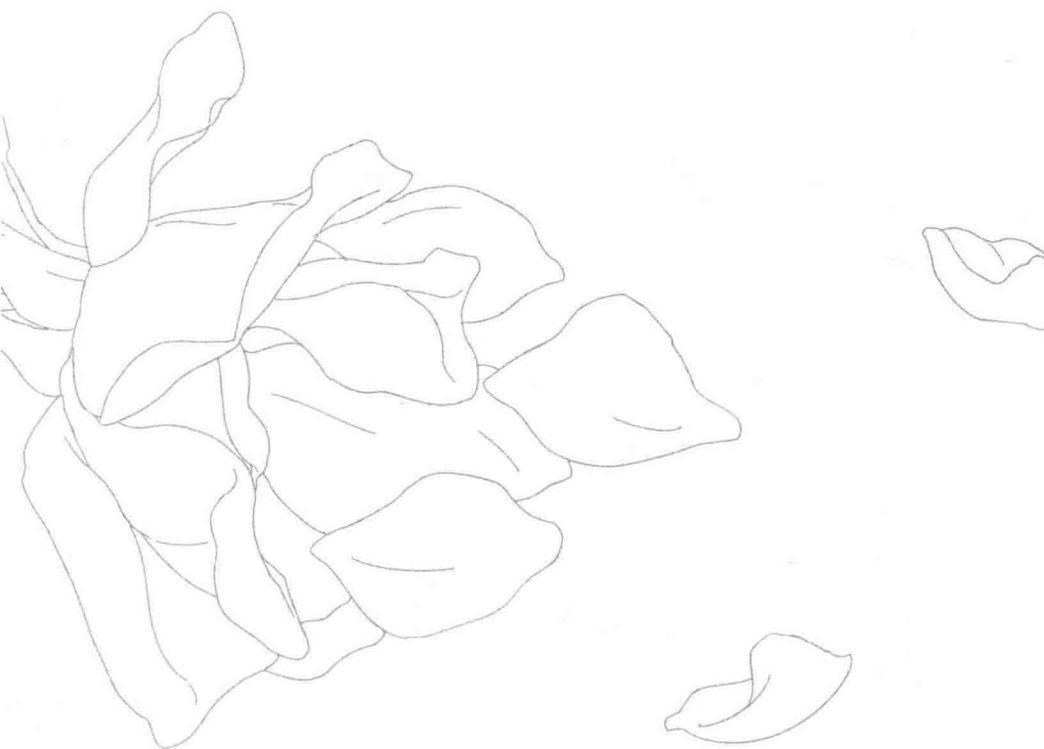
第一卷

/
痴人浪子





Chapter 01



总有一天我们吵累了，就能白头偕老了。

这天，我满头大汗地从那个噩梦里醒过来，看了看床头的手机，没有王子天的信息。我从床上爬起来，坐到电脑桌前，打开这台我才拆封不久的 Mac Pro。

事情就从我按下开机键那一刻开始。

在一个礼拜前，我还不会使用这台电脑，我花了很长时间，居然没有在桌面上找到刷新的选项！这让当时的我很没安全感，好像到了一个要说外语的海外小岛一样恐慌，而且还是那种满是食人族的小岛。我稍微点错个鼠标，兴许就触动了什么雷区，被生吞活剥了也不一定。

王子天的信息在这个时候发到我的手机上。

冷冰冰的信息，只有几个字：“进入 Windows 系统的方法在备忘录里。”以前他恨不得发一串幼稚的符号，亲亲抱抱，缠缠绵绵。可冷战期，他宁愿用古文和我说话，能简短再好不过。

我按照电脑桌面上王子天留下的备忘录的指示，一步步将电脑切换到了 Windows 系统。他在备忘录里详细地写着：

“在 Mac 系统中想进入 Windows：点击系统偏好设置；启动磁盘，选择 Boot Camp Windows；然后回车；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按回车，就能进入 Windows 系统，以后启动也会直接进入 Windows。”

说实话，这个提示对当时的我来说犹如救命稻草，好比小时候看美少女战士，危急时刻出现的夜礼服假面一样，让我长舒一口气。

当然，王子天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但我对他依赖性、不知节制——他也知道我对他依赖性、不知节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死得很难看。

按道理来说，这一切应该早就发生了，我却如此后知后觉。用他的话来嘲讽，我从来看不透事情的本质。跌跌撞撞如我，在生活的迷雾里张皇失措，虽然受着点儿感情里分分合合的波折，受着点儿理想遥远跋涉的迷茫，我也总是告诉自己，这些都是正常的——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并非不幸的那个，只是经历了所有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东西。

岁月一晃而过，在经历这些小小的挣扎之后的几年，也许我会放弃我的梦想，变成一个普通的女人（原本我也不特殊），和王子天结婚生子，过上柴米油盐的生活——这样也挺好，反正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必须得到的。

面对生活，我以为我总能找到说服自己的借口。可那天，我对着这台全新的电脑，像面对一个从天而降的婴儿一样手足无措。

因为受辱的自尊心，我还是不能忍受自己做出“买了台苹果电脑，却还坚持用 Windows 系统”这样低级的事，于是我将电脑切换回 OS 系统。

虽然我对这系统的使用方法一无所知——在我打算编写一个普通文档的时候，却找不到 WPS。查询后，我才知道 WPS 根本就出适应 OS 系统的版本。

于是我只能打开手机，在朋友圈里求助我的那些点赞之交，希望谁能给我发个可以在 OS 系统里运行的 Word。

很快，我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小学同桌回应了我。他直接通过微信的 PC 端将可以在 OS 系统里兼容的 Word 发给了我。

“谢谢谢谢！”我万分感激。

“小事。”

“苹果电脑好用吗？”我追问。

“说实话，比 Windows 系统好用。它的系统相对封闭，我用来编程蛮不错。”

“你现在在做软件呀？”

“小公司。登不上台面。如今满街都是创业狗。”他自嘲。

“你一定可以的！小学的时候你就比我们都聪明！我记得年年奥数你都得奖呢！”

我又像个傻里傻气的偶像剧女生一样，瞎起劲鼓励起这个久未相见的故人。小时候，有段时间我被安排在爷爷奶奶居住的小乡村，变成了俗称的“留守儿童”，不过那会儿还没有这么洋气的称号。留守的我在乡村小学上了一年学，这个同学就是那时认识的。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外号小胖，长得很像圆滚滚的吉祥物，和橡皮泥一样。因为太胖，感觉揉一下就会变形。

当年上课的时候，我非拽着小胖一起蹲到桌子底下，装作在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铅笔，然后从兜里掏出咪咪虾条或者话梅分着吃。结果，有次数学课的时候，我俩分着吃话梅吃得实在太久，在桌子下待着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老师的忍耐限度。数学老师让我们站起来，骂我们不认真听讲。我还一边嚼着话梅一边和小胖说：

“哼，这道题实在是太简单了，谁不知道9加3是11！”

小胖瞪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天天给他带吃的，估计他就算心里觉得我蠢，也不敢说出来。

老师在讲台上听见了我的悄悄话，气得发抖：“你说什么？9加3你都算不出来！两位数加法！不就是13吗？！”

他在黑板上理直气壮地写了个大大的13。站我边上的小胖终于忍不住笑了。鉴于我们那个乡村小学的教育水平比较一般，这样的事常有发生。那个数学老师小学刚毕业就过来带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还兼职教体育，所以我还能自豪地说：“我小学数学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现在想想，在当时那个野生的教育环境里，小胖是唯一智商上线的了。要不后来他也不能在我那些同学都在微信上卖面膜的时候，一本正经地去搞软件开发了。

“话说小胖你现在搞什么公司呢？苟富贵，勿相忘！”我好奇。

“产品还在测试阶段，我不是很满意。放心，你管我那么多零食，不会忘记你的。”

还是老同学热情。

小胖分享给我一个网盘链接。我打开之后，点下保存键，却不知怎的，进入了一个已经登录的网盘。

这是王子天的网盘，他用这台电脑帮我装了双系统，却忘记退出自己的账号，就此留下了他的痕迹。

当我打开网盘里那个名为“满满的回忆”的文件夹（天知道他怎么会取这种孩子气的名字），再看见里面那个名为“我和小三”的子文件夹的那一瞬间，我的心里下起了暴雨。

点进去，他和另一个姑娘游玩的照片出现在我眼前——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了。

他们如此快乐，就像当初的我们。

王子天在她的身边笑容柔软，不像对我一样摆着棺木般的神情。

这是我们冷战期间一个寻常的午后，跟以往所有的冷战一样，我反复催眠自己，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一切都会好。

窗外虽然寒冷但还算阳光明媚，冬天那种浑浑噩噩的阳光包裹着城市。在我坐在这台电脑前面之前，我并不知道，因为一个漫不经心的保存动作，我的人生会自此走向看不清的征途。

那“咔”一声的鼠标响，比我弹过的任何一个和弦都具有爆发力，很多事从那一刻起被打开了。

事情回到半年前的某个周五下午。

在街边的小吃店，因为一碗我没吃完的豆腐脑，我和王子天大吵一架。

你也许会觉得未免小题大做，在遇到王子天之前，我也觉得这样的争吵实在是拿大炮打蚊子，但事实上，我们经常炮轰彼此，两败俱伤，一片狼藉，最后，要打的蚊子还在我们头顶盘旋。就像宋冬野的那句歌词写的：我们总是在寒夜中彼此仇恨，但问题的根源却远远在天边。

那时我还是个怨妇，因为他的一句话，眼泪就能掉下来。

眼泪越流越廉价，一点儿克制力都没有。

“在你心里我连一碗豆腐脑都不值吗？”重来一次，我宁愿把豆腐脑倒在他的脑袋上，也不说这种傻台词。

“是你的态度问题。我不喜欢别人浪费食物。”

王子天出身不算富贵，家里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见不得我的各种生活习惯，除了没吃完的豆腐脑，我们为许许多多的经济问题争吵，比如他从我的身上撕下还没来得及撕掉的透明号码标签，质问我为什么又乱花钱；比如我去看电影、

逛街、吃饭总是能引起他长久的沉默与不满；比如我去跑电影发行的那几天，奔走在各个影城，有段时间过着不是天天在外面吃，而是顿顿在外面吃的生活，他分分钟都能炸毛；比如我和乐队的朋友聊天聊晚了会儿，他能对我冷战好几天；比如有一次，他让我临时往他的一个堂弟的卡里转一笔钱，可我有事没有来得及转，他就大发雷霆说“那是我堂弟，我们可是一个爷爷”，险些和我因为这件事分手。

最后的最后，他总是会说一句：“你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一句话让我除了流泪，哑口无言。

除了沉默地离开，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生气？不，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还有力气生气，但最后你只觉得失望而已。觉得失望，却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也懒得强调自己的没用，反正你会看到，我穷尽人生去证明这一点。

上楼，进玄关，脱鞋，沉默无语地关上门，走进卧室，反锁上门，那道卧室的门，就成了一个不会倒塌的肩膀。

我顺着它一滑而下，没有声音地哭起来。

爸爸还躺在客厅里看电视，妈妈正倚在沙发上用手机斗地主。我已经大学毕业了，还赖在家里，因为喜欢电影，任性地在一家人小公司做着不稳定的电影发行工作，每周任性地去自己喜欢的小酒吧驻唱几次，任性地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我活得这么理想主义，更不能让他们看出我不开心了。

一个混沌般的黑夜过去后，我精疲力竭地醒来，努力打起精神。
我坐在窗前，环顾周围和我人本身一样糟乱的房间，起身整理。

我把包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倒出来，重新整理那些口红、发票、纸巾、钱夹……努力整理东西会让我感到内心平静。有时候我会恨不得花一天的时间去整理东西，这样的话，我就有足够的时间